路史/卷十二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禪通紀

炎帝

炎帝神農氏，姓伊耆，名軌，一曰石年，是爲後帝皇君。炎精之君也。

母安登，感神于常羊，生神農列山之石室，生而九井出焉。

初少典氏取于有嬌氏，是曰安登。生子二人，一爲黃帝之先，襲少典氏；一爲神農，是爲炎帝

炎帝長于姜水，成爲姜姓。

其初國伊，繼國耆，故氏伊耆。

長八尺有七寸，弘身牛顛，龍顏而大脣。懷成鈐，戴玉理，生三辰而能言，五日而能行，七朝而齒，具三歲而知稼穡般戲之事，必於黍稷日於淇山之陽求其利民，宜久食之穀而蓺之。

天感，嘉生菽粟， 誕苓爰，勤收拾，剛壤地而焉已。則釐牟五子偕至。

神農灼其可以養民也，於是因天之時，分地之利，垦土畦穢，燒　　埒野，以教天下。播種嗣瓜，蓏之實而省殺生之敝，始諸飲食，烝民乃立。惟生亡德，咸若古政，於是帥于悉諸九靈，學於老龍吉祖，其高矩以至於理。受火之瑞，上承熒惑，故以火紀時焉。於是修火之利，范金排貨，以濟國用，因時變煤，以抑時疾，以炮以燔，以爲澧洛。謂木器液，金器腥，聖人飲於土而食於土，於是大埏埴以爲器，而人壽。

官長帥事，悉以火紀，故稱炎焉。肇跡列山，故又以列山、厲山爲氏。

預若天命，正氣節，審寒暑，以平早晚之期。謂人之生太倉爲主，而太倉穀爲主天下萬物，亡以易於穀，於是斷木爲耜，揉木爲耒，　　窮髮，跋九野，制畤清刜，分龍斷而戒之耕，然後六穀臟以供粢，盛而給軍國

爰布國禁，春夏所生，不傷不害，謹脩地利，以成萬物，亡敝人所務而農得以順其時。

教之桑麻以爲布帛，相土停居，令人知所趍避。乃命赤冀創抶鐵爲杵臼，作耜耨、錢鎛、梋　　、井竈，以濟萬民。　　盍刳罐，以蒸以　　，民始播食而不勝。故爲政曰唯天生民，唯君奉天，唯食喪祭，衣服教化，一歸於政。林林生人，亡亂政典。

又設教曰：民爲邦本，食爲民天。農不正，食不充；民不正，用不衷。士丁壯而不耕則受其饑，女當年而不織則當其寒。不貴難得之貨，不器無用之物。是故耕不強者無以養其身，織不力者莫以蓋其形。有餘不足，各歸其身，是故亡十倍之賈。倍稱之民，士力耕而女力績，力歸於上而功被於下。歲守十三，三年與少半成；歲三十，一而國有，十一歲之儲有，以利下而不足以傷民，乃制爲之數。一穀不登損一穀，穀之法十倍；二穀不登損二穀，穀之法倍十。蓳夷疏滿之，亡食者與之塵，亡種者貸之新。農夫敬事力作，故天毀地凶，旱泆並作，而亡有入於溝壑乞請者，時其時以待天權也。是以年穀順成，衣食足而禮義興，奸邪不作，亡制令而人從。

眾金貨通有亡，列　　於國，日中爲市，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而有亡，於是俱興。

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，故天下號曰皇神農，謂亂時不殖，亂氣作沴，乃紀上元。調氣朔以瑞，啟悶拂焄，蒿辟尸隰，以逃民害。

三朝具於攝提，七曜起於天關，所謂太初曆也。乃命司怪主卜，巫咸、巫陽主筮。於是通其變以成天地之文，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。八八成卦以酬酢而佑神，以通天下之志，以定天下之業。謂始萬物終萬物者，莫盛乎艮艮東北之卦之也，故種艮以爲始，所謂連山易也，故亦曰連山氏。

謹時祀，盡敬而不蘄喜挹。春間焚封豨塊、桴土鼓，以致敬於鬼神，而上下達矣。

悼澆泊，閔愚愍，爰問於泰乙小子曰：『上古之人壽過百歲，後世不究天年而有殂落之咎，獨何氣使然邪？』小子曰：『天有九門，中道最良。』乃稽太始、說玉冊、磨脣鞭、芟察色、鼷嘗草木而正名之。審其平毒，旌其燥寒，察其畏惡，辨其臣使，釐而三之，以養其性命而治病。一日之間而七十毒極含氣也。

病正四百，藥正三百六十有五，著其本草，過數乃亂。乃立方書，命儦貸，季理色脈，對察和齊，摩踵訰告，以利天下，而人得以膳其生。

粵又制請雨之法。蓋南置水淹骼埋瘞，以待天澤之至。赤松子者，諸侯也，移老襄城，於是下之致爲雨師。剸剸民食，形盡驚悴而不顧。每歲陽月，盍百種率萬民，蜡戲於國中，以報其歲之成，故祭司嗇山林川澤，神示在位而主先嗇，享農及郵表，輟禽獸、貓虎、水防、昆蟲而祝之曰：『土反其宅，水歸其壑，昆蟲亡作，草木歸其澤。』葦籥土鼓，榛杖喪殺，既蜡而收。民息已年，不順成之，方其蜡不通，以謹民財也。惟不順成則厭禮而婚條，風至則合。其亡夫家者，以審其民，是故淳鹵作而人民毓，教化興行應如桴鼓耕桑，得利而究年受福。乃命邢夭作扶梨之樂，制豐年之詠，以薦釐來，是曰下謀。

制雅琴，度瑤瑟，以保合大穌。而閑民欲通其德於神明，同其穌於上下。於是神澧瀼嘉穀茁，乃命屏封作穗書以同文攷令，命白阜度地紀脈水道，竅木方竹，杭潢洋而有亡達。遂甄四海紀地形遠山川林藪，所至而正其制，於是辨方正位，經土分域，處賢以便，勢於以相用，而寄其慽。近國地廣而遠，彌小負海之邦，率三在地。國土相望，彘狗之聲相聞，以大用小，由中下外，猶運指建瓴以王者以家焉。乃課工定地爲之城池以守之。

后歲省方觀民，設教月省，時考終歲，獻功以時。嘗穀祀於明堂，補遂不烘乃伐補烘，而萬國定。爰崇郊祀，封岱禪，云以大報，而天下治。

襲九竅、種九慦，提挈形氣，而嫥捖乎剛腒。以竅領天下，是故萬物百族皆有經紀條理，不以物之壞自成也，不以人之卑自高也，不以遭時自利也，一上一下而浮游乎萬物之祖，故其民樸重端愨，有善而亡惡。

虛素以公，希聲若退，樂與政爲政，樂與治爲治，是故威厲而不試，謂賞在於成民之生，賞誠設矣然；施於人而天下化，謂政無有棄法而成治，法誠立矣然；刑罰不施於人，而

俗善不忿爭而財足。不勞形而成功，因天地之資而與之穌同。任賢使能，故官利則而賢者歸，是以天下共尊共富之。

懷其仁成之心，神不越於胸中，智不出於四域，知其白守其黑，是故求死而不得。後其身而先，外其身而存，其神不國，其鬼不神，亡隅亡適而天下正。南交北幽，三危暘谷，偎僾之人靡不戾止。天不牟其道，地不愛其寶，故黃龍川泳，丹渠先產，風不鳴條，雨不破瓣，亡扎瘥沈焙之怒，氓人猶勂窪尊臼飲，竦身戴德，以陶乎至化，唯亡共胥之怒而不聞王役之徭。故人皆惡其死而尚其生，是以唐堯敷言：『朕之比神農，猶民之於鼁旦也。』而嵬說者猶以爲夫負妻，戴以有天下，是相率而爲僞者也，惡足以言人道邪？

都於陳，蓋宇於沙，是爲長沙。崩，葬長沙茶鄉之尾，是曰茶陵。所謂天子墓者，有唐嘗奉祀焉。太祖撫運，夢感見帝，於是持節覓求，得諸南方，爰即貌祀，時序隆三獻，惡戲盛德，百世祀至神農，亡以尚矣。我宋火紀，上協神農，豈其苗裔邪？何誰昔之夜，神交萬載，而乃丕揚於今日歟？

在治百四十有五祀，年百六十有八，亦謂赤帝。其崩也，天下之人爲之不將者七日。納承桑氏之子，子十有三人。

贊曰：火德開，統連山，感神謹，修地利。粒我烝民，鞭芟嘗草，形神盡悴。避溼調元，以逃人害，列廛聚貨，吉蠲粢盛，夷疏損穀，禮義以興，善俗化下，均封便勢，虛素以公，威厲不試，弗傷弗害，受福耕桑，日省月考，獻功明堂。天不愛道，其鬼不神，盛德不孤，萬世同仁。

濟世有道，豈可與貪而躁者謀哉！天下無常勢，而時勢有通塞，固有利害，而利害有淺深，近而淺、貪而躁者能知之，利害之長而深，非聖智有所不能悉也。封建郡縣，其事概可見矣，借以巨室俱之，偃豬有十囿籍，其月舉亦博矣，其課辨亦劇矣，必委能囿率之，儻來十鉗奴之爲利乎，抑何如推囿之願民而甲之邪？其忠主仁民，經略久近，固不同也，知此則封建郡縣可得而議矣。予嘗言之：強幹弱流，天之道也。封建之行也，豈利一宗哉，其於民俗尤所急焉者也。是以先王世雖極治猶且濊然莫敢或後，況亂世邪？聖人之憂患，莫非爲亂世計也，苟上有明辟則封建則治、郡縣而治，上失其道則封建者亂，郡縣者亡。封建而民猶能存，郡縣而四海累氣事之深淺有間矣。而昧者乃謂封建，聖人之所不得已，或又謂郡縣則主祚促而利於民，談何易邪？請毋多言而簡喻之：王者，奉天地法，至公者也。封建者，天下之公也；郡縣者，一人之私也。唯公也故，人皆得

遂其私；惟私也是，故公私俱廢，士民兵政，一切取苟且之術，豈直越肥之視秦瘠耶，又將剝之以自厚也。郡縣若此，而上之人猶欲冀俗之厚，是何異於秉棁而招狗？而柳鄉猶以爲公，天下之端，自秦始，何不思之甚歟？聖人之所慮，固不在於彼也。昔者，鼂子請削七國而七國反，逮夫主偃策行而列侯之坐酎除者百有六，可謂罰非其罪矣。而汔亡叛，其勢異也

https://ctext.org/library.pl?if=gb&file=10660&by_title=%E8%B7%AF%E5%8F%B2&page=103